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旣強名曰道。是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入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微處微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

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有無對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

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眾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似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真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愛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

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卽萬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以萬物爲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

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尙其名。故真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尙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蓋尙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蹶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

以太牢爲珍羞。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
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
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
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
外慕。故曰實其腹。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
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孳孳
爲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名。此強志也。然民既
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
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
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
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
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黠
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
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
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
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
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
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
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卽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道體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遣其執耳。銳卽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圯上老人一草履耳。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善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卽百氏衆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銜耀於外。卽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汙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

我以馬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卽帝。卽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讚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孟浪之談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

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似也。橐籥即皮鞞。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即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已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大道之妙如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

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

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縣縣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縣縣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眾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

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
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
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
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
如此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
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
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
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
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
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
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
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
長保者揣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
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
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
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

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泰以取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雖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乎。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嗔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

於忘心絕迹。方爲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畱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畱藏。故心日萌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闢而無雌也。老子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

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窾。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譬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正見。故盲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真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真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居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暖。

通雅卷一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眾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眾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眾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返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

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
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
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
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
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
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
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
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
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
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
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
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
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絛絛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絛
絛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
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
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
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
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
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
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
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
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
俗之人。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麤鄙固執而不
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
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
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敦厚。樸。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迹也。渾兮其若濁。渾。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心空無著。故行動威

儀。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持心。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汨昏。以靜定治之。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奈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

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謂外物

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真。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旣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

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旣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道經解 卷一
三
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爲聖。施之於外。則爲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

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僞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無偽與道爲一。全不知有。旣而混沌日鑿。與道爲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疏。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尙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爲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

畏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旣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啟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兮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啟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真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卽有親疏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卽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眾。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爲子不孝者眾。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

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

民情日繫。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故遂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胠篋作註解。自是超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學於己。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學。便是管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學。不是管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

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苟不知畏。汨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聖人以損情絕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耳。眾人忘道逐物。故汨汨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方且榮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

骨之骸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眾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著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泛然應物虛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眾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眾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卽俗謂分星擘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

闢不可涯量颺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眾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之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眾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
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
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
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卽是道之
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
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
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
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精色
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
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
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
名。謂世間眾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
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不夫以閱眾甫也。閱猶經歷。甫美也。謂眾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眾美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眾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眾德交歸也。曲委曲。卽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者。屈己從人。曰枉。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者。眾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如江海最爲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故眾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汗。損曰敝。不做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日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做。則道不新。故曰敝則新。聖人忘知絕學。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於道轉失。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惑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爲天下學道之式。式法

也。智巧銜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己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己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眾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尙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
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
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
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

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
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
終朝之久而天地不平之氣尙不能久而况於人
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蓋好辨者只爲信道不
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
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
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
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卽所謂呼我以牛
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
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

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行作物形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跂跨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著地也。跨闕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强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强先出

人一步。故闕步而行。殊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為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是。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始。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己是爲得。曾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

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強名之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

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為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為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為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即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為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為輕之根。性為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為躁之君。世人不知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擄掠三軍不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為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沈暝荒淫於聲色貨

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為重而身為輕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為臣妾以性為真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轍迹。瑕譴謂是非辨別指瑕譴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可不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譴。籌策謂揣摩進退。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迫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尙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羣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己。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雷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由其飾。

智矜愚。修身明汙。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樂得而育。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爲難。而以守道爲要妙也。古德云。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卽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谿乃窟下之地。眾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以敵之。而道超萬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

其雌。由守其雌。故眾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汙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

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叩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誠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已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誓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响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尪羸而弱。或正載而成。或卽隳頽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

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己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疝癘。而年歲凶。此必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
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
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
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
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
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強
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况兵強乎。凡物恃
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
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
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
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
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於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
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
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承上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尙。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誠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旣無貪

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之吉事必尙左。凶事則尙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眾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卽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卽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强者故切誠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
則萬物自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
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
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
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眇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
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冠。則愚者亦尊焉。是
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言世人貴名。槩以樸
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
天地萬物之本。卽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
下不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
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
賓服一國。且上干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
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兵來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纜也。謂樸本無名。方纜制作則有名生焉。且從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故曰名亦既有而殉名者愈流愈下。逐末忘本。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騫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

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效。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卽縱適其欲。亦將憂而

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偃鼠。藜藿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北辰居其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憊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

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
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
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真。將
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
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為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汎者虛而無著之意。以道大
無方。體虛而無繫著。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
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
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
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其體所以真常者。以其
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
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則可名爲大矣。然
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
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
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

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賓

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餌之於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真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為大。此大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為。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

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剛強之義耳。譬夫淵為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則塊然無能為。柔弱為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恭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者。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繫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

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壓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况有名乎。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